



藝風堂雜鈔卷六

江陰繆荃孫輯

男 祿保
子 彬 敬編

鄭荃陽選曲題跋

詩與樂相表裏古三百篇皆以入樂漢魏樂府即樂章也如唐
學士清平調當時付龜^即年度曲今有能以清平調度曲者乎降
而詞而小令而大套而愈不可問矣元人取士雖以此為則而
傳者多是抱關吏隱之人則亦聲音之道有不可強者存焉世
傳西廂元曲之祖絕無能傳其音者癸酉至金陵有為予言教
坊中老優能得其傳召問之皆七十外翁鬚鬢皤然矣試令歌

八聲甘州音響絕異問所授徒幾人曰無矣南西廂盛行而北
西廂廢即傳之誰為聽者予始喟然而歎周郎一顧于兵戈空
宅之中自非本領深沈亦復兵機整暇豈易言哉乃點定正本
近本劇本數帙亦猶區區存雅之意也抑亦有能歌此而使人
顧抑亦有能顧此而使人歌者乎隱真氏書

選正本

北西廂記

北西遊記

幽閨記

琵琶記

還魂記

又

予問老優北曲合絃索力在筋南曲合簫管力在板有之乎曰

然然北曲惟西廂西遊可入簫南曲惟幽閨琵琶可入絃索此
元曲之妙非後人所及亦非後人所知也還魂記其幾矣乎後
之作者未有能窺還魂之際者也張凌虛娛母而寄其高尚雅
志存焉屠赤水遷謫而縱其曠懷玄風渺矣自此以外吾無取
焉乃有選近本別又有選劇本庶幾小道亦復可觀聞吳門有
書肆從錢宗伯家盡得宋名詞而刻之果然必有取爾也惜也
吾未見其全也

選近本

浣紗記刪

曇花記刪

絲毫記刪

祝髮記刪

灌園記刪

竊符記刪

紫釵記刪小本

紅拂記刪小本

選劇本共三十齣

題北西廂記

不讀西廂記不知文情之至也不有如此情不可以言文不有如此文不能以寫情文不至而言情其情必蠢情不至而言文李十郎人日宜春令何足道哉元氏會真記情之未至者也攷其軼事多有遺恨董王演為傳奇意在補雙文之缺而實甫止于驚夢不及榮歸此意尤微關漢卿從而綴成之非也若傳記本多填雜字近日改為南調尤足嘔穢余問時飲率以北調為苦及詢知音故老則云惟南教坊尚有傳者所存亦不過數人年皆近耄矣夫漢唐之樂府宋之詞元人之曲今皆不入歌場

遞沿而下將何底所偶得張長君善本戲為點校以傳獨刪去首齣賞花時小引嘗慨昔人都無忌諱今殊不然則亦猶通俗之義也

題琵琶記

琵琶字義頗無所取相傳高則成為譏友人王四而作豈其然乎余觀說郛載有唐小說牛奇章子繁與同學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蔡仕至節度副使姓字相同至此然則則成何不直舉其人而托之中郎豈非表文人無行之羞為賢者失身之戒乎親之強赴試重求官也子之強就婚重失官也官之於人甚矣哉是以古之君子裹足長安盟心菽水終不以蒲車之聘易

我羊裘文繡之榮移于龜曳也抑豈惟是悲者極悲歡者極歡
父子夫妻不能相共爽月涼風賞心樂事偏不付之孝義之人
艱難歷盡獨留此寂寞身後名耳此意最微最刺讀者當可憮
然動入道之思矣為詞家祖豈偶然哉若登第受官而泥金無
報最為脫節然傳奇不重記寔未足為疵惟早朝數馬諸白排
冗可厭雲棲尊者禪悅之餘游戲三昧悉點抹之極為快事令
仍其本更刪一二不祥語以便登堂之演至琵琶彈曲不減孝
經衍義此必不可逸者作者將無是之取耶

題祝髮記

琵琶南曲之祖也然其關目有不可解者糟糠之婦先不能見
信于翁姑及一見信遂致痛傷以死非慈孝也公車就試曾幾

何時幾何道里父母顛連不聞音耗直待其妻行乞相尋而後
知之非事理也伯喈一家遂死于荒設兵荒游至更何處乎君
命所強遽爾就婚碌碌清華徘徊短氣假如強寇迫脅更有什
百乎此者遂無道以全乎此祝髮記之所為作也母與妻不並
存則妻可棄棄妻子道棄身以養姑亦婦道也生典義當並存
則髮可祝留身養母為子道潔身全節亦臣道也然則為人子
者雖極貧苦之時亦自有曲全之術為人臣者雖極艱危之際
決難醜就列之顏此記聞成于張伯起之手伯起吳中高士老
于公車思借一命以奉高堂而遇蹇食貧傷懷時事竟卧不起
曠然有問道之思乃感徐博士事為之點筆其志潔其行芳其
情深其文至讀之者淚淫淫不知其下也余愛而誦之琵琶云

不闕風化體縱好也徒然如此記乃真闕于風化也已天下之至情天下之至道也若填詞之工至琵琶無以勝矣祝髮力稍單故不妨雙行也

徐健庵徵書啟

崑山顧寧人先生年逾六十篤志五經欲作書堂於西河之介山聚天下之書藏之以貽後之學者昔李公擇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藏書九千餘卷名曰李氏山房江自任以官守之暇築閣於麻姑山購經史諸書藏之李惟寅鄧本受二道士寔共成其事此二賢者或寓諸蘭若之居或佐以黃冠之力豈若鄭公禮堂劉嘯學舍而又不為一家之蓄俟諸三代之英者乎伏惟先達名公好事君子如有前代刻板善本及抄本經史有用之書或送之堂中或借來錄副庶傳習有資墳典不墜可勝冀幸之至崑山徐乾學秉義元文謹啟

三吳公討徐氏檄

竊惟朝廷設官命爵所以為國理民非與之勢位以佐其肆虐
不法之具也何三吳不幸生此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三氣者
乃故棍盜徐子念之子也子念名開法烏龍會首白妖黨頭几

經按院訪拿司理刑訊

子念受倪理刑伯屏責二
十四板又經秦按院訪拿

生此三孽連

掇巍科意謂幹蠱養愆令人羨慕孽孫徐樹穀徐炯徐樹敏徐
樹屏徐樹聲徐樹本相繼夤緣榮貴無比坊銀路費食祿萬鍾
孰非小民膏血耶是宜桑梓之地施恩布惠不料其以嚼民為
事也乾學元文固寵京師同厯顯要秉義樹穀等狡脫居第剝
炙小民族黨則有徐日岩徐丹綠徐孚若徐星成等為之心膂
姻黨則有劉次劉諸霞舉朱雲翳盛珍士顧汝嘉顧成白葉敷

文金賓王等為之張羅四方兜攬心腹沙客則有顧景元陸漢
標許軒舉周端培王次岩張三友李民安曾枚穎陳孝純等為
之說合局謀坐困生波惡奴則有景逢春吳漢周朱其書湯雲
中徐中皇周偕平徐濬哲周鳴陽沈文若穆勝先任振宇唐伯
凡沈君先方來儀張孟華王瑞生王克升彭金涇湯允中丁雲
泉周雲章等為之鷹犬爪牙攫拿搏噬以上幾等人者其廿年
前皆市井無籍棍徒也今各擁私財百萬旁省郡邑廣張典鋪
加納州同監生為護身靈符黃緣舉人進士實是食民狼虎嗚
呼功名富貴下及此輩則本家子姪又何論哉吾儕小民皆郡
邑人也止陳郡邑之所見如借名救荒倉同世德挨戶派米每
歲夏放秋收五分起息毒愈青苗偽稱濟貧會名同善沿家索

錢每月印放印收計日盤算法嚴白折徐樹屏黃緣發覺竒謀
脫禍甘受死烏龜之號孫伯侯誣盜致辟獻女求生反速無頭
鬼之哭闌闌生男勿喜俊龐兒每逼為弄童趙希哲趙蘭佩歸
脩遠吳若蘭等是
鄉城生女多愁娃媚娘強占為婢妾徐升初陳鼎三之妹
孫伯侯之女等是致和
塘載在邑乘填沒以壯墻垣黃昌涇素通商賈築堤以固疆圉
知止房設醮祀天敢觖望以排上徐府聚眾百人
演習邪術於此冠山堂唱戲
迎神起邪說以誣民湯撫院疏禁淫祠獨徐府
藏匿檀香北方賢聖妖像銅雀迷於北山
骨白成丘徐府造北園強占百餘年
之善同塔掘弃骨殖千萬鄙塢營諸洞庭寃聲振地
徐乾學於洞庭修崑崙奴錢胖子投服夏逢龍矣賊敗而潛歸
志聚無賴千人徐府家人錢九黃往湖廣投叛
逢龍及敗逃歸及得邀功授職坦腹壻張
故主之約叛何心徐府家人錢九黃往湖廣投叛
逢龍及敗逃歸及得邀功授職坦腹壻張
介眉拚棄漢陽縣矣失妻而得職泰山之挽回有力夏逢龍之
叛張介眉

棄城而走大小姐中途失散
走至息縣陸舒城署送歸

金甌玉燭門旗字樣堪疑建節持

鎗侍衛戎裝可駭遠擬漢朝之梁冀斯不讓矣近比勝國之嚴
嵩更有甚焉尤可異者樹穀回籍夾帶私鹽拉賣私錢合邑之
人有耳共聞有目共見樹穀之子迎親八座前提爐對對金童
玉女成行滿城內室燭煌煌龍鳳旌旗蔽路家人貢監例生頂
帶披紅斯文掃地幼子諸孫若婿輕貂蟒服僭竊欺天至於民
間之覆盆具告者罄竹難盡或祖父沈寃仇深不共或家產籍
沒露宿宵啼或造謠黑陷含淚九原或妻孥強擄蒙羞潭府或
慮事掣肘殺人滅口或斬人血祀欺寡凌孤或陷盜扳贓制官
枉法或侵蝕錢糧移罪賄脫嗚呼痛哉夫妻反目徐府得金父
子析產三王作主崑邑素有徐三王之號甚至帷薄不修姚文喪命師徒

酣賭陳亮破家難為聖朝宰輔豈是名教紳袍禮聖天子革職逐
歸還恩何厚奈孽官豺狼成性怙惡不悛三吳士庶何辜而遭
此荼毒也恨見閭不廣略陳一二不勝髮指約於二十日齊集
府學明書所抱之寃共樹公討之幟生者拚命叩閣請上方劍
以斬賊臣頭死者寃魂有知哭訴湯撫院神明奏上帝以速天
誅除彼大慙肅清朝野滅此朝食萬民貼席云

何義門軼詩文

遠祖仲言集中經孫氏陵一篇乃吳大帝將陵也在吳邑者是武烈高陵及長沙桓王墓錢受之作陸宣公墓道行有飛鳧孰辨王孫墓之句則誤認此詩為高陵賦矣因追和十三韵作王孫墓一篇不足以繼家集或聊用補郡志耳

盤龍闈外路蓬顆自相依置守感謝令辨悲陸機發迹清天步獨克入帝畿述業規奉迎襲許澹校威振旅隕樊鄧先驅米淮肥再世困魚腹中道閱劍扉分鼎霸圖兆勤王壯烈違長沙義或儉高陵號竟歸江流俄失險溝水却存微地書太原異葬記

曲阿非

今圖經所謂陵濱者猶在討逆傳云堅薨還葬曲阿而吳主傳云太元口年秋八月朔大風吳高陵松柏斯拔

郡城南明飛落其詞相屬宋五行志所載畧同則武烈實還窆于吳史失之畧天門腸詎繞月窟魄難

暉班蘭斷車迹光怪絕雲飛孰念曾輸力顏陵掩寶衣

樓桑村有懷十六韻

漢主懲孤立維城樹懿親加施文帝澤宜獲子孫振鬱鬱春陵
郭憧憧涿水滔滄履者僵復起終卜藥重新嗣武英雄器宗盟式
望身有臣班管樂無貳契心神骨屈當塗下思將大義信跨連
方禦侮蹉跌忽攜隣聽鼓先東伐歌風限北巡本枝分帝軌百
世拾明裡嬉戲言猶在粉榆蹟未泯苞桑長作德羽葆眾歸仁
繫贊知躋蜀尋村感降辛崆峒天極斗析木漢垂津助轉炎精
昧深培箕宿屯一家三受命碩茂後誰論承祚身入晉室奉命
修史以魏為正蜀書
之末乃託楊戲季漢輔臣贊假羅網敬伏陰著中漢季漢統緒
斯在躋蜀於魏之上大帝贊昭烈皇帝則已之所述曰先主傳
者明不得已而遜辭矣千載之下作者微意可窺帝崩在章武
三年癸卯年六十有三歲上推桓帝延熹三年則歲在辛丑相

傳桑木者箕星
之精或然也

同賦泉紳拖修白石劍攢高青二篇

競秀爭流處誰知造化原天台飛界道維首轟為門械碧重雲
決明空萬斛噴胸中正壑小彈壓敢輕論

青羅碧玉黯還公拔地垂天興尚饒飛過疊簾鋪練影截開雙

紫建霞標銀河吹馮機絲墮金虎騰空仙掌招山水謝家徒極

貌崑崙渠合檀鑄雕

從舊青州過堰行水淀中入雄縣界皆遠祖六宅使正則
所設塘泊遺迹明三百年莫知因其灌溉之利慨然而賦

昔涉關南險今行趙北隅路平開限隔水利涉江湖一鏡長風
駛扁舟數縣紆香明穿菡萏碧淨拂菰蒲涼曠塵初失飛騰興

忽殊屯田維祖烈按壤指前模掘鯉通諸淀龍鱗溉別區禦邊
真得處固本豈能逾馳騁忘秔稻川原負灌輸西山空蓄足東
海但傾腴地陣謀焉用天時戒不虞此中資採補四野立焦枯
渠決能為雨泉清重道雩斗門宜復置霜早亦旁趨永世存師
古因民異費帑豐秋千里慶消夏片時娛準望村高下洄沿郭
有無投蜺驚遠飲浮鵠賦相呼翠羽占城種黃雲八月租試行
旋極目勝畫寶元圖

遠祖初引淀溉種值霜不成判官閩人黃懋以晚稻九月
熟西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種課令種
之是年八月稻熟事詳食貨志仁宗寶元初因農家耕織
於延春閣元以來皆效其意所畫即江鄉水區作苦豈若

見之近郊寔政乎

右軼詩四篇

程公墓志後記

秀水朱先生既志封中大夫程公之葬葬師有謂支干與幽壤
未協者遂改卜日暨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十一日乃克定於時
朱先生久遊道山矣國珍循抑儀曹續榮澤尉周君志故事又
請何焯志終事之年月日

書孫石雲淳化法帖攷異後名楨字仲墻

石雲少而從遊於鄒魯郭唐荆川厭薄舉子業務博覽尤究心
朝野掌故胡梅林常招致幕下括囊而退嚴文靖復以書幣至
抗言辭之遂以丹陽布衣終姜鳳阿志其墓外生姜重生搜其

遺書數種陳仲醇序而刻之其江許迹談及遺稿予未之見也
焯記

題唐人雙鉤右軍帖

祿保按此帖跋今藏許季湘家錄附於後

本師安溪先生所藏唐人雙鉤右軍二帖得之真定梁氏明季自
天府散出者以語非純吉未敢以進康熙甲申保定公署大燬焉流
落人間甲子恰一周矣餘燼中拾得此十餘字并東澗老人舊題三
行重裝治之雖零落僅存而風規斯在如甚字下一筆左角重按輕
橫畫輕提右角復按轉處微缺而後斜趯諸登善楷法胥出於此後
字首筆致任收回其鋒反從左出則右半勢增百倍迴超意表至其
節頓挫一經上石便不可復尋政如圭璋斷缺未言為寶也戊戌八月
文孫立侯昆季俾門人何焯續題謹記於後

法梧門西涯考

納蘭容若淶水亭雜識云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
閣老衙衙是也其別業在北安門北集中西涯十二詠程篁墩
學士和之有桔槔亭楊柳灣稻田菜園蓮池而響牖鐘鼓慈恩
寺廣福觀皆在十二詠中今其遺址不可問當在越橋相近蓋
響闌即越橋下闌而鐘鼓樓則園中可望爾湯西涯懷清堂集
題文正慈恩寺詩序云喬莊簡跋文衡山西涯圖云寺之後曰
西涯考公懷麓堂集有西涯十二首第四篇即慈恩寺其他如
楊柳灣鐘鼓樓四詩中亦互見則慈恩寺在西涯東西涯之名
所由來久公因以自號今亦不能復識其處公詩首篇云幾人
城市此曾遊又云城中尚有山林在集中重經西涯有云城中

風景夢中路又云禁城陰裏御河西慈恩寺偶成云城中第一
佳山水則西涯之在城中無疑淥水亭雜識所云西涯有李長
沙別業考其地在今德勝門西予近數數經過見風漪彌望直
接德勝橋而東有法華菴在意其為當時之西涯所云積水潭
海子亦即此地但相去二百餘年圖中所有喬木蒼巖長橋斷
岸亦不復能彷彿矣莊簡又云西涯公嶽降地公詩有淚痕應
共水俱流句又云撫今念舊為此愴然集中如禪後述哀應謝
西涯舊時柳泣風愁雨共依依又重經西涯云淚滿密縫衣上
線又云愛日漸非稚子勸又云慟哭兒童釣遊地白頭重到為
何人則莊簡所言嶽降地者信有徵矣至淥水亭雜識云所公
有別業在北安門外或是舊業非別業也集中有李白洲侍郎

督復西涯舊業詩云三間矮屋一重樓則非園墅可知其他如
重經西涯云綠野無堂正憶裴又候馬北安門外遊慈恩寺詩
云十年一到竟何能又重經西涯云重來又隔幾寒暄又宿海
子西涯舊鄰云東鄰舊路原相接若果別業尚存何至隔幾寒
暄經十年不一到即令止宿何用舊鄰推此而言不但無別業
並舊業已久廢矣公罷相浚客至不能具魚肉菜風操如此豈
能更為平泉木石計集所云督復舊業者殆始終未之復也燕
都游覽志云積水潭在都城東北隅東西亘二里餘南北半之
俗呼海子套又云海子南岸舊有海子橋亦名月橋俗呼三座
橋又云銀錠橋在海子三座橋之北此城中水際看西山第一
勝處不似淨業湖之逼且障也又云德勝橋在德勝門內西有

積水潭水注橋下東行橋卑不能度舟湖中鼓柁人抵橋俱登岸空舟順流始得渡復登舟東泛綠柳映坂縹萍漾波黍稷稔稻的的原田高城數里古色如一薜荔牆轉而南得藜光橋徑僻岸無行人古槐濃樾覆陰如罨畫溪又云三聖菴在德勝街左巷後築觀稻亭夏日桔槔聲不減江南明一統志云大慈恩寺在府西海子上舊名海印寺長安容諤云海子橋北舊有海印寺宣德間重建改名慈恩今廢為廠何大復慈恩寺詩海子橋西寺高橋御苑花朱國祚介石齋集宿淨業寺詩云僧樓佛火漾空潭李廣橋低積水舍近日吳長元宸垣識畧云海潮觀音寺在銀錠橋南灣又云明嘉靖碑海印寺東為廣福觀西為海潮寺又云西涯為李文正故居其誥命碑陰記云吾祖始為

白石橋之旁後移慈恩寺之東海子之北余綜諸說與地址印

證蓋廣福觀

在今鼓樓斜街

之南響閘

今之萬甯橋登清閘

之西月橋

今之三座橋

北海潮寺之東地名煤廠文正故第當在是廠西則為李廣橋考孝宗時太監李廣以符錄禱祀護寵文正疏引唐柳泌宋郭京為鑿有為乞祠額者公執不可橋或廣所修造然固不必以廣名名之也余為名之曰李公橋蓋橋實近在煤廠煤廠為文正誕生之地後貴顯始有賜第所云李閣老衎衎者殆即其地帝京景物畧云李文正公祠近在皇城迤西孝宗賜第也涑水亭雜識似有所據至于西涯則今之積水潭無疑潭即水關在諸河極西林木叢鬱水石清幽其先為法華庵今建滙通祠乾隆二十六年御題也桔槔亭稻田楊柳灣沿洄遷迤皆可指識

其地淨業湖十刹海分流匯注而下歸宿於澄清閣余居距李公橋不數武門外即楊柳灣西涯則屢至其地且嘗集客賦詩繪圖紀事然未考其始末偶過蘇齋見西涯圖借留展玩因詳辨之並補招諸君子賦詩焉始知古人遺跡之近在目前者向皆忽而過之也嗚呼天下事之在目前忽而過之者豈獨西涯也哉

劉燕庭龍門訪古記

出洛陽南門五里許渡洛水西望天津橋今存一洞十里經關林十里經龍門鎮又二里許兩山東西分列右龍門左香山伊水中流即古關塞也路首有寺曰潛溪舊有唐咸通八年杜宣猷潛溪記刻石趙氏金石錄所稱地有溪谷之勝為宰相李蕩別墅宣猷購得之加葺治焉今杜記不存久矣寺門外有亭有泉一泓可漱可鑑入寺門石壁有垂拱造象二一洞在房內甚大無題字鑿一大佛像小門內有軒五楹臨伊水面香山後廂南北列對面石壁鑿三大洞即三龕也北一洞有佛像無題字中一洞曰賓陽洞內無題字南一洞造像題字數十有隋大業二種餘皆唐貞觀間刻賓陽洞外左右多題字洞南石壁上下

左右造像甚多大抵永徽總章時刻出寺門沿伊水南行經小
洞數十至唐敬善寺石象銘處常才金剛經亦在焉一路有鑄
象而未題字者有鑿龕而未鐫象者又南行半里許無洞拾級
至萬佛洞頂有唐永隆二年十一月大監姚神表內道場運禪
師造一萬五千尊象龕題字按此題黃小松所不能拓荃孫有之徑尺大書自南
而西北而東圍如規智運大師別有題字一洞多上元刻一洞
多垂拱刻又一洞有惠咸造象咸亨刻又一洞多總章刻次則
優填王像北龕次則優填王象南龕題司徒端韓曳雲造不著
年月楷法可定為唐刻也一洞名蓮華又石罅處有泉出焉俗
曰龍口兩旁及頂造象皆元魏刻又一洞多孝章神龜年刻又
一洞漁陽郡君李氏造龕記在焉又一洞東魏大統韓道人題

字山半鑿開一壁如蓮瓣狀地甚寬敞俗名九間房中列大佛
象三又列侍者象號國公高力士諸刻及牛氏西龕象銘皆在
又奉先寺維那大盧舍記宋天聖丁裕題名復折而南徑甚窄
側身而入有魏孝昌三年石窟碑撰書人名在其側自下望之
猶可髣髴至碑正文則在罅處極幽僻亦極剝落楷法又極精
而前人曾未著錄余乃慨夫古跡之顯晦有時或昔晦而今顯
昔顯而今晦如天寶九載陳留尉劉飛造象記趙德父已稱其
字畫之工惜世鮮傳拓况又數百年後乎石窟始營於景明初
魏書宣武紀載之胡太后稱制時更多興建今不一見其跡而
景明間北海廣川二王刻及存是又有幸有不幸也又南二洞
亦北朝刻武平藥方在焉又南曰老君洞其中造象不可勝數

皆元魏刻如始平公邱穆陵亮揚大眼皆在龕頂極高多景明刻不易拓故世絕無傳者又南上下洞大小二十餘皆北朝及唐刻自此而返潛溪寺門對渡伊水東崖為香山寺南行二里許石壁鐫宋大中祥符龍門銘又南為看經寺唐造象二三種又南鎖水洞即天竺寺又南佛洞即石窟寺內有唐人正書金剛涅槃二經又千佛洞又東南四里為乾元寺是後來移建非元魏舊矣香山寺舊在東崖之半今亦移置山麓故無片石存南數洞間有造象然不及西崖十之一也案洛陽伽藍記龍門載石窟靈巖二寺名勝志龍門元魏有八寺唐時最著者曰奉先曰香山則在八寺外益之為十寺奉先香山二寺見於李杜及韋左司詩白太傳記曰龍門十寺香山為冠蓋據唐時言也

今案敬善奉先二寺見於造象即可知故址所在潛溪最後立故不在十寺之列予於前冬自閩入隴經洛下往訪一次恣恣不及其詳去年嘉平月歸里便道留洛陽令內兄馬淳甫官齋因襍被來龍門潛溪寺度歲淳甫從子訪好古而勤不憚窮力搜與余共游兩崖七日搜得如千種迨予返自東武而口口昆季以兩月之功凡龕之高峻極難拓者率其工役高下連梯及之是役也拓得造象始魏太和至唐貞元有紀年者如千種無紀年者又半之有紀年而闕泐者又有屋記姓名者凡千有百十種宋刻及題名附焉前此友人陽湖方彥聞履錢歲乙酉親至其地命工搜括而淳甫亦曾拓寄僅得百三十餘種而彥聞輯有全目幾千種今予所得又遠過之且

多前人未見者彥聞久作古人不及共證為憾耳淳甫屬予編次洛陽金石志因以龍門石刻先成一編入予所著金石苑中為述所遊歷如此時道光庚子四月東武劉喜海燕庭

任漢卿二十四橋考

二十四橋說各不同或以二十四人言或以二十四橋非指一

橋言府志並載其說未能遽斷今參互攷之而證以史傳及諸

書之說其橋實於掌故攸關不可不詳為釋也攷二十四橋之

名始於隋揚州府志云隋志云煬帝於月夜同宮女二十四人

吹簫橋上因名府志按云則所謂二十四橋者止一按隋書未

載其說府志所云亦無據附會之詞未足為信唐杜牧詩雲山

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

吹簫二十四橋之名始盛皆以二十四橋著未聞以二十四人

著也且張喬有寄維揚故人詩云月明記得相逢處城鎖東風

十五橋志云其人所居在二十四之半故云十五橋據此非二

十四人明矣方輿勝覽云二十四橋併以城門坊市為名自韓令坤省築州城分布阡陌別立橋梁所謂二十四橋者或存或廢不可得而考其不可得而考者為韓令坤亂之也今維沈括補筆談能詳其名云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可紀者有二十四橋最西有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入西水門有九曲橋次東正當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向師橋周家橋小市橋廣濟橋新橋開明橋顧家橋通明橋太平橋利國橋出南水門有萬歲橋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有參佐橋次東水門東出有山光橋沈氏備載橋名或據城門或據坊市此據唐城言之自唐迄今城非舊制志云唐乾符六年高駢自鎮海

節度使徙淮南節度副大使繕完城壘時有大城又有牙城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揚州行密據揚州改北南門曰天興楊溥僭號稱為都城南唐又號曰東都雖有增改不離舊址周顯德五年克揚州使韓令坤鎮之故城西據蜀岡北抱雷波以城大難守築故城東南隅為子城九月命呂頤重進鎮揚州復改築周十二里宋高宗建炎元年九月命呂頤浩繕修城池二年十月命揚州浚滢修城舊稱宋大城周二千二百八十八丈蓋南渡後所增修也紹興中郭棟知揚州以為故城憑高臨下四面險固李重進改卜今城中郭棟知揚州以為故城濞虜來襲易在鼓掌請即遺址築興舊城南對峙中夾甬道疏兩濠緩急足以轉餉謂之大城嘉定間崔與之為權發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事公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間月河置釣橋城州城與保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為易以甃寶祐三年賈似道為兩淮宣撫使築寶祐城於州城北揚州乃有三城元至正十七年明人為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五尺厚一丈五尺高倍之嘉靖三十五年知府吳桂芳以倭變用副使何城舉人楊守誠之議請於上官接東郭建外城之東南隅也工方興以遷去後守石茂華繼之起舊城東南角循運河而東折而北復折而西至舊城東北角止約一十里為一十五百四十一丈九尺高厚與舊城等今稱新城

橋又遷徙迄今考之有可據名徵實者十橋有徒仍舊名難以
考釋者三橋有僅見於補筆談而於他書未載者九橋夫十橋
有可據名徵實者如次東大明橋原注謂今在大明寺前案大
明寺明羅圮重修大明寺碑記云距揚城西下五七里許有寺
曰大明蓋自南北朝宋孝武時所建也孝武紀年以大明而此
寺適剏於其時故名宋主奢欲無度土木被錦繡故剏建極華
美垂至於唐陸羽於此烹茶味其寺之泉水為天下第五品據
此大明寺即今平山堂東志云天順間有僧智滄溟者北遊五
臺回抵於揚偶適野見摘星樓西平
山堂東中有空隙地約廣數十畝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地孔
長放生池環於左清平橋橫於前若遺址也僧結小菴以棲於
上不踰月夜夢一神指示之曰某有井井有歲月循其處於
而發之果得古井內有殘碑一方上有大明禪寺數字所建
法淨寺也寺前有橋橋以大明寺得名故曰大明橋又入西水

門有九曲橋原注云九曲橋在今案今指建隆寺案建隆寺前

在西華臺旁寶祐志云城西二十里西華臺旁有建隆寺宋嘉

熙中更剏於城之壽甯寺今在北郭外二里許是嘉熙中所遷

之地九曲橋當在此國朝王漁洋冶春詩云虹橋飛跨水當中

一字闌干九曲紅九曲二字當本於此又次東正當帥牙南門

有下馬橋案下馬橋見於南唐書諸葛殷傳云城陷竄至灣頭

為邏者所擒既縛入城獄具刑于下馬橋南即此橋也又橋東

河轉向南有洗馬橋五字案洗馬橋在普慈寺舊志云洗馬橋

西有普慈寺明隆慶間重建一名普慈菴志雖未詳何地然據

舊志考之尚有洗馬橋三字知在普慈寺明矣又小市橋案小

市橋在北郭外豐樂酒庫旁元至元戊子年真定甯晉儒學教

諭張榮祖撰^聖北極真武聖容記云維揚北郭之外豐樂酒庫

實淮南古昔益國便民之最者後真武殿改為碧天觀志云北門外一

里即古真武廟元至元中建明永樂二年改名即宋豐樂酒庫也又名宵市橋樂小與宵通如雅作宵雅

相傳煬帝於此開夜市國朝宗元鼎詩豐樂名存酒庫荒隋家

遺迹寶城旁河橋尚憶繁華夜小市春燈煮百羊志云在北水

關門外仍舊址又開明橋案開明二字見於淮南子淮南子云

八紘之外有八極東方曰東極之山開明之橋橋在東門因以

為名芍藥譜云開明橋左右春月花市甲於一州今在府治東

北大街非舊址元人庶齋老學叢譚謂如開明橋之類皆因舊

徙置是也又太平橋案太平橋在宋時與小市橋南北相對宋

大城圖云宋史崔典之重修濠城記云守揚州登城臨眺形勢謂濠河湮陘蹇裳可涉守禦非宜乃度遠近高下遠

近程廣狹量淺深南至太平橋北至小市橋之城此據孟瞻劉師撰水道記

為因請於朝許之申說宋大城之文云謂之大城者以新築之保岩城較重進所

築之城為大城即宋大城圖南至太平橋北至小市橋之城是

也是在宋時已遷徙矣志云今在縣西南大街東西跨市河愈

非舊址又出南水門有萬歲橋案萬歲橋名勝志謂在萬歲樓

之下唐李益揚州送客詩云南行直入鷓鴣羣萬歲橋邊一送

君聞道望鄉聽不得梅花暗落嶺頭雲此萬歲橋之証北河流

東有參佐橋案參佐橋門得名通鑑唐僖宗光啟三年師鐸垂

敗會高傑以守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

參佐門北走此橋以參佐門得名可證又次東水門東出有山

光橋原注云現今在山光寺前按志云山光寺即今勝果寺在

灣頭鎮前臨漕河隋大業中建寺為煬帝北宮帝嘗並得山火

賁惡之因以宮為寺名山火後名山光有院唐光啟三年畢師
鐸成高郵還襲廣陵軍於此揚吳時徐知訓為淮南節度副使
知誥自潤州入覲訓與飲於寺中宋乾道三年淮東提舉徐子
寅請開灣頭港口至鎮西山光寺前橋頭以通運道據此是山
光寺前有橋橋因寺得名可知又徐鉉寄喬亞元詩云禪智寺
山光橋風瑟瑟兮雨瀟瀟皆山光橋之證惟此十橋可得而考
釋也其有三橋難以考釋者如阿師橋志云今北門周家橋今北新
橋在縣西南大街東西跨市河之類又有九橋僅見於補筆談
者如茶園橋作坊橋次南橋廣濟橋顧家橋通明橋利國橋青
園橋驛橋之類綜核其名補筆談所載二十四橋僅得二十二
橋尚闕二橋今以二橋補之沈德符詩云佳名二十四最好擣

衣橋志案云似擣衣橋亦二十四橋之一補筆談所載又無之
當亦後之遺脫耳又今縣城西門外有廿四橋案二十作廿本
文云廿二十並也古文省多段氏注省多者省作二十四字為
一字其見於秦碑小篆如維廿六年維廿九年之類其見於漢
如中殿廿第八其見於唐如或云係唐二十四之末橋志云篠
石經二十皆作廿之類也
園在二十四橋聽簫園縱非唐之舊址或亦襲其名而更置耳
在二十四橋之西岸
以二橋補之庶幾沈氏所云二十四橋皆無缺焉然亦未敢遽
定自顧謏陋願俟博雅君子考核焉

何子貞二十八科進士履歷便覽書後

進士履歷便覽二十八科起明萬曆二十六年戊戌訖我朝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中缺萬曆丙辰己未天啟壬戌崇禎甲申四科甲申科不見於國學題名碑時當鼎革不及入碑也而題名碑中有崇禎十五年賜特用出身二百六十三人又不見於此錄者按明史雷縉祚傳云崇禎十三年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選止及進士特命舉人貢生就試教職者悉用為部寺司屬推官知縣凡二百六十三人號為庚辰特用縉祚得刑部主事蓋詔下於庚辰而事成於壬午故題名在十五年以不由試官考選不成進士故不得入此錄縉祚劾范志完疏有云臣外藩小吏乙榜孤蹤是雖特用出不得為進士明矣縉祚者又豈以一進

士為輕重哉此錄首列總考同考繼分省分府列諸進士籍貫
並日後官職皆附入蓋閱久始彙刻一次非若今日齒錄即於
得第時付梓者也總裁官前明稱為總考每科二人我朝始稱
總裁每科或四人六人七人後仍用二人康熙後始皆用四人
矣同考官自萬曆癸丑以前皆十八房天啟乙丑十五房崇禎
戊辰二十房辛未至庚辰皆十八房癸未二十房我朝順治八
科惟丁亥十七房餘皆二十房康熙七科惟癸丑十七房餘皆
十八房明史選舉志謂萬曆四十四年用給事中余懋孳奏共
為二十房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至明末不變此既缺萬曆丙
辰己未天啟壬戌三科其房數無可攷而天啟五年乙丑上距
萬曆四十四年甫閱十年隔三科即係十五房崇禎一代止戊

辰癸未二十房耳至明末不變之說不可據矣又選舉志云崇
禎甲戌知貢舉禮部侍郎林鈺言舉人顏茂猷文兼五經帝念
其賅洽許送內簾茂猷中副榜特賜進士名刻於試錄第一名
之前此錄於顏茂猷名下注甲子十八名欽定列正榜前會三
百一名然則所謂中副榜特賜進士列第一名之前者果何謂
耶志文殊難了了矣明時總考同考皆詳詰敕銜如光祿大夫
通議大夫之類至我朝始略不書又某同考下先總記門生某
某至我朝順治戊戌後始不稱門生此亦足觀世變稽故事焉
余於此錄不能不歎制藝之為弊也因制藝而有經房由經房
而有總考同考由總考同考而有師生房書齒錄枝生節衍我
朝順治丙戌開科總裁四人其三人係滿洲遼東不由科目其

一人馮銓即前明癸丑進士房考十八人皆前明進士至四年
丁亥始有丙戌人為同考十二年乙未始有丙戌人為總裁當
鼎革之際聖天子求才孔亟天下未大定而科目先啟矣持衡
之役必由此途出者為可任非前朝科目諸臣是用而誰用乎
而諸臣者遂覲然忘其故國斷斷焉操無用之繩墨評量天下
士以為斯文之不絕非己莫屬也噫彼豈無是非羞惡於其心
乎乃冥頑不靈若是以是為制藝之為弊也豈為過哉全謝山
氏題崇禎十七年甲申進士錄曰觀於前此四十餘人十五宗
之所飲泣也觀後此四十餘人亦足以雪死者之恥烏乎恥在
其身即及其國有斷斷乎無可雪者全子之言無乃故為婉詞
寄其深慨歟萬曆甲辰科紙尾云南京三山禮拜寺對門武林

吳宅新梁崇禎癸未紙尾云正陽門裏東城墻下紅字牌溧水
張家新刻此後則不知何處刻本矣邵蕙西舍人得此書於杭
州攜至京師以贈韓小亭農部屬余跋記余綽略展視足資明
末清初人物職官掌故者甚多惜字小且冗無緣錄副墨也

何子貞張力臣與顧亭林十一札卷跋

此張力臣與亭林先生十一札為兩小卷木夫謂十札者偶誤也
以時事先後攷之去歲自往南買太史連為第一札今歲因
台旌不定為第二札八月二日接手札為第三札前奉寄二札
為第四札今歲前寄台札三封俱到為第五札接歷下手教為
第六札詔以冬春遘疾為第七札蒙寄樓桑詩為第八札前歲
出門之後為第九札客歲孟浪出遊為第十札料理大著付程
使去後為第十一札第一札云前札見有廣韻正譌一冊命標
出刻附卷末此先生既刻廣韻後也正譌蓋力臣所著故復云
擬稿未半因疾而輟今此書未見刻本不解何以中止豈所著
未精耶又云所釘六本後五本皆八九十葉頭本叙文音論共

四十葉後五本即指廣韻札中復云廣韻之淹沒已久先生特著音論闡發乃為學者指迷知當日音論列廣韻前所謂敘文即刻廣韻之序也今本音論分三卷計九十葉是先生後來所增矣又云昭見先生刻先世詩文孝思深至按先生鈔書自敘云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經學古亦往往為詩文本生祖贊善公文集至數百篇此即先生所刻之先集歟第二第三第四札俱不詳刻書事惟第三札有廣韻正謫連以疾輟尚未卒業之語第五札有云聞無端牽纏不勝懸結其為康熙七年山左獄事無疑云今春印出廣韻百部是刻廣韻初成時也第六札云接歷下手教知陷害一事審時已得吐氣此與前札相先後後云寄所作瘞鶴銘辨而先生詩有寄張文學詩注中及所寄鶴銘

辨乃在康熙十年重光大淵獻或編詩之誤或容寄後詩遞作也第七札云大駕已至山左想事畢即南來此蓋康熙八年再至濟南案始結也與第八札云無端牽纏遂至周歲意正同若先生先後屢游山左無所謂事畢也樓桑廟詩作於屠維作噩正康熙八年也第九札云聞將刻音學五書誠不朽盛業又云容夏先生壽登六自然則此札在康熙十二年先生六十一歲將刻音學五書者音論及詩易音已先刻至是將刻唐韻正而始有五書之名也第十札云將刻音學五書尤宜亟公海內昭雖為病困校讐尚可效勞此意數數言之亦知先生刻是書非其父子莫能助也又有云廣韻後敘並改正處當即料理者按所刻廣韻前有陳上年敘署康熙六年有云顧徵君據唐人以

正宋韻之失據古經以正唐韻之失所著有音論詩本音易音
唐韻正古音表是先生刻廣韻時其五書已俱就緒而是時刻
廣韻乃撰亭林年譜者謂康熙六年先生五十五歲開雕音學
書於淮上者其誤顯然矣廣韻後敘者潘稼堂重刻廣韻序云
先師深明音學實始表章此書刻之淮上然其所見乃內府
本已經刪削者久而覺其書之不完作後序以志遺憾按後序
不見於文集中大要誤以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為足本而以
此所據為刪削本不知重修本冗蔓為丁度所譏先生誤為顛
倒而竹垞稼堂亦同其失後序不存文集殆先生後來自訂文
集時已覺其誤而汰之乎第十一札云料理大著蓋已刻之音
論也云冬暮大駕南旋弔或亦可歸即當核校刻唐韻正何快

如之後來五年書刻成當尚多往復商議惜存札止此耳年譜
先生於五十五歲六十一歲兩次南歸以後不復南涉江淮力
臣雖日望其南實則馳書相商絕少面質歸元恭與先生書謂
其邱墓之思其理亦殊不可解也第九札又云聞於山右將起
講堂聚天下之書更為宇內第一盛事按張蒿庵自敘墓志云
所著儀禮鄭注句讀遇崑山顧寧人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
書堂靜志居詩話寧人於山西營書院一區盡取家中所藏十
四經二十一史暨明累朝實錄插籤又健庵兄弟徵書啟言先
生又嘗欲作書堂於西河之介休聚天下之書藏之以貽後之
學者先生所志如此宜力臣思負笈以從也札中又有借鈔金
石錄及集古錄之語猶可想見當日得書愈難故讀書愈勤如

亭林未見宋本說文乃能作音學五書而今之滿架圖書不著丹鉛者為可慨也先生自撰音學五書敘曰蓋嘗四顧躊躇幾欲分之幾欲合之然後臚而為五今讀此十一札亦可見著書之苦心矣余於癸卯集同人勾資建顧先生祠於慈仁寺西隅讀國史儒林傳力臣附入亭林傳因思以力臣附祀於顧祠迄未定議同年友張石舟重輯亭林年譜於刻書年歲以此札訂之頗有未確處惜石舟遽作古人不及同展此卷訂正年譜之疵也庚戌春日居慈仁寺古雙松下即亭林入都寓居處適嶺香從江南來攜示此卷草草為跋於尾

案此札卷係瞿木夫舊藏後歸蔡嶺香

何子貞嘉興張受之傳略

明楊忠愍諫馬市劾嚴嵩兩疏草稿合一卷藏容城縣故里劾嚴疏稿舊有石刻塗乙處後人以楷字代之諫馬市疏尤多難辨故未付鈎摹我朝二百年来官畿輔者自宋文恪陳文勤方恪敏梁文莊以下題記者將百人未嘗不以忠剛遺墨未壽貞珉恐終就湮淪引為歎恨也道光丁未春嘉興布衣張平字受之者過松筠庵庵為忠愍故廬後人葺為禪院奉忠愍祀住持僧明基字心泉與受之以文字相善適忠愍九世孫承澤奉兩疏草稿卷來同人傳觀商謀勒石受之慨然曰是吾事也五月移廡庵廬心泉埽舍潔榻几礮石以俟受之鈎墨朱奏刀殫竭心力遇塗乙混淆及楮墨黴毀處側睨疑諦皆裂淚出扼指操

藝風堂遺集
縱如挾千鈞之弩持滿不得發余數數過覘之為忽喜忽愕不能注視踰閱歲時忘寒與饑訖戊申春二月杪而事竣烏乎刻石小技也得忠良遺墨思永其傳常情也獨此兩疏稿以三百年來人所畏難束手者受之不待求請不希惠利神志勃發剋日告成蓋其古直之性堅定之力兼以沈酣金石厭俗耽古之功赴義若的而任事有程故臻此也豈徒其藝之精哉訖之後越一日為季春月朔受之忽染時疫時愈時劇漸甚余與心泉冠英為延醫量藥竟不能起以廿三日病歿年三十有八受之言在家鄉時嘗夢至一宮殿見世所稱閻羅王者叩之即忠愍也自謂已死矣王特命暫放歸遂驚醒忠愍之靈歟抑受之精誠所預感歟顯晦時也修短數也受之不至則疏稿不刻疏

稿不刻受之亦槁壤黃馘耳其死也誰惜之而誰痛之顧來而即刻刻畢即死顯晦有不可訾言之時而修短若有不能逃之數不亦異哉受之既歿心泉為經紀其喪並歸櫬所需約二百餘金皆忠愍鄉後學魏麗泉大司馬李滋園副憲以下所醵刻石之資受之堅卻於生前而心泉厚償之於死後者也余與潘李玉張石舟陳壽卿沈紫卿諸君復為勾輯又得三百餘金寄歸養其老父兼教育其二子受之其可以無憾受之為張叔未解元廷濟之從子叔未之子稚春名慶榮復以丙午領鄉解計偕入都受之與同行持叔未書並所鐫石墨來詣余余見而異之稚春罷第南歸受之獨留時作牙石印見貽古勁有韻戴醇士侍郎為作空齋畫靜圖阮太傅師大書芝鶴二字題其幘首

蓋以伏靈芝黃仙鶴况之余為作詩用東坡墨妙亭韻有云刀
尖所向石魄碎吾氣正直神依憑鋒宜方銳精緊穩邪入怯出
皆所憎噫非受之誰可與道此者中榆劇寒鐵筆少憇假各家
金石呵凍拓之題為丁未銷寒集以其副詒余其風致如此其
歿也余為輓詞曰芝鶴共千秋為椒山來隨叔未去松筠凋二
友昔悲亨父今哭受之同年建寧張亨父以癸卯冬歿於松筠
庵叔未先生先受之一月卒於嘉興新篁里實受之所從受金
石之學者也江陰吳儁字冠英與受之同寓相得自病及歿未
嘗一日離左右又為畫遺照存庵中形神酷似心泉創屋嵌石
於壁題曰諫草廬猶容城故里諫草亭意也兩君拳拳死友不
置來請余為傳余曰固即為之何事請耶然兩君風義不易得

也因並著時道光二十有八年戊申秋九月下澣

黃子壽韓文懿鄉會試硃卷書後

文懿康熙十一年舉人十二年進士會試殿試皆第一國史列傳文懿嘗奉旨諭作時文二首進呈旋奉命悉呈平日文稿聖祖諭大臣曰韓莢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諭韓莢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又諭韓莢文能道朕意中事屢入書館修書是文懿得見寵任於聖祖而聲名至今不衰以工時文故也三十九年官禮部尚書自言無政事才疏請解部務四十二年復以病求免得旨韓莢以工於時文屢經擢用至禮部尚書前掌翰林院事時於庶吉士並不勤加教習每日率領飲酒以至庶吉士皆疏於學習至九卿會議之處不為國事直言惟事瞻徇所行殊不逮所學今自其非引病求罷硃屬不合著

仍留原任嚴飭行是文懿雖以時文見知而其人材之卑庸不能有所建立未嘗不在聖祖鑒中即文懿亦未嘗不自知也自知而卒仍不能自振吾知其精神之耗骨氣之衰皆由於專意時文也夫以文懿之才猶如此况不如文懿者耶吾因是愈歎時文之為弊矣禮部則例順治二年定第一場四子書三題五經各四題士子各占一經第二場論一篇詔誥表各一通判五條第三場經史時務策五道康熙二年停止八股文體鄉會試以策論表判取士分為二場第一場試策五道第二場四書論一篇經論一篇表一道判五條七年仍以八股取士是時定例應有詔誥此卷無者則例康熙四十一年議准舊例論一篇詔誥表各一通判五條其詔誥表內止作表文一道詔誥二道直

屬虛設應行刪去云云是當時例有詔誥場中不作可知也今鄉會試第一場四書文三篇詩一首二場經文五篇每經一題三場策五篇蓋自乾隆中議定至今未改法本盡善無如考官一拘於俗法再拘於忌諱所重但在時文詩而經義策學俱不講然則科第至今日何足重此亦何能得人哉或曰然則時文可廢何以康熙中廢而復用乾隆中侍郎舒德赫奏改之而不能也曰時文何必廢廢其弊而已矣時文之不弊者理也弊者其法也自時文之法煩而邪說橫興大道破害不可勝言何以救之曰時文必如漢人說經文之不必專用朱子注亦不必用破承比對期於修舉眾說發明經義意文中用語仿元人自注出處之法則時文非積學不能為矣經不必兼仍各占一經文

體如四書文且不得如宋人徒尚空言亦不得如近時說經者釋一字輒牽連滿幅必舉數家大義斷以己意即言及時事亦所不禁至於策問尤所當重道光十六年御史易鏡清請策中四條問古事一條問律例格於部議近兩廣總督祁墳奏請以博通史鑑精熟韜畧制器通算洞知陰陽占候熟諳輿圖情形分為五門士人各占一門愚為律例雖當習然未足以任難應變祁總督所分五門甚切時用然士人既各占一門則問策一篇已足觀其所學餘四篇莫如問以時務之利病得失捐除嫌疑任據所見確有善畫者錄之其頌揚敷衍及雷同無定見者斥之則策試之得人尤易且即使人不如信其朝廷固已得善言矣考漢以來及我國家定例策問皆言時務而近日考官以

不切當今之古事發問且或問及古籍一字一句之異同故善者考據過數千言而無實用不善者隨題成文而已豈我國家取士之意哉伏讀世宗憲皇帝聖諭雍正十年陝西鄉試主考吳文煥李天寵策問秦省水利一事諭云吳文煥等若以水利策問即當就該省所現行者令其敷陳條對或可備採擇之資或可為善後之計乃舍今而援古去近而求遠摭拾往事泛為鋪張併遠引京畿以為近日興修水利之一證而於本省工程關繫利弊者無一言提及想以秦中疏濬諸渠為無裨於民生耶抑或以該省工程為不足置論耶務虛文而無實際乃為政為學之大患又高宗純皇帝聖訓云策問時務用覘士子學識主考官不當以己見立說伏維聖人虛懷求善崇尚實學先後

同揆今誠推定例本意量為變通則不得漲溺於時文務為有用之學而忠直之士宏通之才有不在其位政事有不益見修明天下有不安者未之有也夫當文懿時皆策言時務如馬世俊諸人皆以對策顯而文懿則鄉會策則膚淺不足觀是則應試之人與主考官之過也然文懿雖卑庸而自謂無政事才以視苟取科第居大官無寸長足道傲然自以為能者其度量又何如耶吾於是又歎今古人之不相及矣程君伯敷得此卷贈彭年因書卷後道光二十三年四月黃彭年書

王書衡
答人問史稿凡例

王式通

辱詢史稿凡例尊指在甄錄一朝文獻以為史料既云史料無論何等人物何等故事均應入載以備他日修史者之采擇其書當不下數千卷未免繁雜即以列傳而論國史館所纂坊間已有傳本者如外藩王公功績表傳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滿漢名臣傳貳臣傳逆臣傳均屬官書史館通稱別有錢氏文獻徵存錄朱氏從政觀法錄陳氏政學錄彭氏測海集錢氏碑傳集梁氏臣工言行錄李氏耆獻類徵李氏先正事畧又益以國史圖館歷年續纂稿本省通志列傳及私家金石文字裒萃成書之浚充塞棟宇無人寓目昔歐陽君重嘗笑葵國國著書大占便宜今一意蒐訪亦王氏之家法恐後人笑我亦如君重之笑

葵園也鄙意近日所急在學者欲攷求有清掌故苦無扼要專書坊賈射利乃據王本別出東華錄分類輯要東華錄詳節等名目以欺學子鄙陋可笑今擬仿通鑑例續成一書名曰清紀可備學校之用將來操史筆者自必別具特識廣蒐遺佚斷不專據一書為底本無煩我輩今日代為綢繆也妄論十二則係作書大旨其詳俟著手時再行擬商

古者政教未分家無私學先王取一代制度典章垂之掌故官司之所守即儒生之所誦法故不出戶庭而能周知天下之務漢初用文學補太掌故常鼂錯因以起家其所上書若論兵事論邊備論徙民論貴粟累數千言雖賈董未之或先豈獨其才之過人亦其素所肄習者然也比年學生寢眾習法政者尤居多

數侈譚歐美國故懵然數典忘祖頗貽口實張菊生在德京時某博士告以中國學生之能知中國事者惟有蔡君元培日本某博士談中國學生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以望有歲夫欲求世界知識而先昧本國源流其能免外人之狎侮者幾希故成一朝掌故專書以餉學子誠今日之急務

史體有三曰紀傳曰編年曰紀事本末今之列朝實錄滿漢名臣傳會典王公大臣年表即紀傳也九朝東華錄東華續錄即編年也開國平三逆平朔漠平金川平粵平回各方略即紀事本末也皆所謂官書也東華錄節鈔實錄益以奏議亦屬官書官書止可備不能成

誦故錢衍石甄錄各家金石文字為碑傳集近江陰繆氏有續碑傳集王文勤刪節皇朝三通為石渠餘記魏默深本方畧諸書為聖武記

獨編年一體無敢輕作緣私家蓄書不易旁搜博采亦非一人精力所能溫公以書局自隨前後凡十九載其艱難蓋可知矣溫公作通鑑時劉道原擬為前後二紀前紀通鑑以前事後紀紀本朝事前紀既成道原卧病家居遠方不可得國書後紀卒未就業後數十年王偁撰東都事畧以成道原未竟之志是編宗尚劉王其體例一以通鑑為主蓋紀傳雖龍門一家之言自班續書以後沿為正史不改不得以讓專家而通鑑年經月緯亦易於津逮後生惟取材之法須有世界眼光王船山讀通鑑論通典溫公即有不合亦時代為之耳觀尚論古人者之如唐代維州一事李德裕以大義謀國事牛僧孺用小信妨大計溫公乃以義利為辨是牛非李此殆懲章惇種諤徐禧等之實不合凡若斯類在讀書者之心知其意侯朝宗司成公家傳

言崇禎二年溫體仁召對司成以庶子職記注跪墀下繼悉疏其醜態而出是史官隨大臣入內記事明末猶存此制自起居

注不舉其職

張廷琿傳云廷琿初在翰林嘗充日講起居注官起居注向無條例所司繁簡任意冗漏不稱史職

廷琿精思為之在館十餘年編載詳贍稱旨雖擢侍郎仍兼起居注官事按廷琿雍正時官翰林乾隆元年遷工部右侍郎然則起居注一職雅列朝實錄祇據軍機檔冊史館所纂之志則

軋時尚未曠也各部院公牘表則題名錄也臣工宣付史館立傳秉筆者或據

疆臣奏疏或私訪其子孫狀述其無奏疏狀述可據者按一定程式填寫陞遷降調賞賜年月校以吏部官冊不少殊異私家著述雖間有可補史闕之處然其文不盡成家其書不盡可久網羅海內放失舊聞亦後死之責也

阮文達修國史儒林傳分注所采書名於下劉氏外紀例也外

紀本因通鑑而成何為獨創此例蓋通鑑所采之書皆係正史
人人得而知之外紀所采之書多係古文或諸子百家未必人
人得見古人著書不敢以一字疑後世慎之至也是編遵用其
例畧為變通緣蒐羅太廣公文雜說多不雅馴有用其文者有用
其事刪潤其文者有融會數處之文而成一二語者今擬凡樹
用舊文者注曰某書不全用舊文者注曰采用某書半事鈔胥
半同繙譯但期肖叔敖之言貌不必襲優孟之衣冠櫛料刪繁
精神自出筆有生氣則讀者奮興此史識史法之外所以貴具
史才也

分注書名必從其始出之書如先正事畧所載楊勤勇劉天一
遺事出自魏氏則當注聖武記聖武記平緬平金川等篇又采

自趙氏則當注武功紀盛蓋後儒而紀先世之事非盡據故老

傳聞必有文獻足徵也張石州疑魏記託克渾鄉導見征準及

老胡歌曲見征厄魯特記為影撰今攷嘯亭雜錄確有託克渾其所

載胡歌其辭悲壯激烈絕類西漢人樂府必非老胡所為或別

書緣飾之魏氏好奇遂采之以壯其文亦擇詞不精之過是編

凡涉疑難之事概不揆入恐今之所疑後世即據以為信也

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其詞賦幾數千言獨江都賢良策長沙時

政疏一字不登趙甌北譏之是也林文忠嘗言葉忠節殉難遺

疏李天生陳情表為本朝大文字今讀其文於國事實無關係

不過情詞悱惻耳專制時代能犯斯傳奏議之上者義主格非

如孫文定三習一疏弊曾文正預防流弊疏是其或冒死以鋤

大奸如郭華野奏彈明珠曹劍亭奏彈和坤是次則鄂文端之
改土歸流裘文達斬文襄之治河英煦齋之改漕運陶文毅之
改鹽票劉省三之議開鐵路左文襄之經畧新疆皆一朝大政
有關國計民生并宜以次采入采疏之法或逐段登載或錄其
全篇有刪損而無改竄

三省邪匪亂時和坤柄政軍報皆先責副封奧援可恃嚮壁虛
造十常八九洎大憝內除而軍官幕客鑿空路熟是弊不革此
包慎伯在軍中所親見舉以告魏默深其言當不誣也今之官
書惟方畧兼載原摺平三逆平朔漠二方畧尚不載原摺而東華錄祇錄諭旨原
摺已不可據諭旨簡渾更何能曲盡事情况四路出師專摺奏
事非止一康熙二十二年平臺之役祇據施琅奏捷而論功

不及姚啟聖六十六年平臺之役祇據施世驃捷奏而論功不
及藍廷珍若此之類不可勝舉皆當攷證句稽務成信史近日
盛倡人道主義凡一怒安民與夫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人而
戰者尤宜平心推究各得真相俾知人論世者有所攷焉

清初修明史用閻分之法今可攷者天文志黃黎洲撰黎洲未到京其

子百家兵志王崑繩撰后妃傳毛西河撰隱逸傳嚴孫友撰異域

傳尤展成撰展成又有文苑汪鈍翁湯文正所撰列傳皆各載

其私集徐崑山開一統局於洞庭禮聘當時名士若顧景范黃

子鴻閻百詩胡朏明皆任撰述但不能指定何篇為何人作耳

溫公自言作通鑑時史事之紛雜難治者盡委道原其有唐一

代則范祖禹筆也今將有清三百餘年事實區分為六天命天

聰崇德順治屬一人康熙雍正屬一人乾隆屬一人嘉慶道光屬一人咸豐同治屬一人光緒宣統遜位屬一人別以一人總其成以免事實抵牾體例參差之失

著史必得實錄國史於公家劉道原嘗有志矣餘如郡邑志乘擇其名人主修翔實不誤者省志宜備各家文集擇其碑版多義法

嚴見聞較確者筆記等類擇其曾備員於朝或親炙達人或久作大府賓僚能言事實本末者私著雖有可采仍當博攷羣書覈其歲月官階情節一一符合方足傳信於各種官書外并當借鈔各署案牘以資參攷凡事據實直書破除一切門戶之私不著一字褒貶而是非自見亦春秋屬辭比事之教也

外交與國家有關係者書大興革大工程大典禮大兵事大災

異大獄皆書內官大學士尚書軍機大臣外官總督巡撫書其除授樞臣督撫兼書其死沒滿蒙地名人名各書所載不同先後改從一律其餘未盡之例未易一二數熟玩通鑑自知之溫公

有別有釋
例一卷

載筆之士各據聞見以成書往往不能合轍東明聞見錄以王得仁為忠勇而三藩紀事本末又極寫其驕淫此私書與私書抵牾者也外藩王公功績表傳言吐魯番為元太祖後而西域圖志又以為非元後出自唐初此官書與官書抵牾者也平三逆方畧言王師破滇吳世璠自殺三岡識畧則言世璠敗投緬甸逆臣傳曹申吉降賊杞園文集則以為殉難此官書與私書抵牾者也溫公有攷異三十卷其例甚善今悉仍之別為大事

表若干卷附後以當通鑑目錄

甲午 癸巳二月廿三日校一過畢 子受



甲午六月子彬再校一過



